

虞初新志卷之七

新安張潮山來氏輯

書戚三郎事

江陰城陷。微戮抗命者。邑有戚三郎。與婦王篤。伉儷夫婦皆好推施。一子甫五齡。家所向惟關帝君祠。戚夫婦虔事之。月朔望。未辨明。卽肅香祠下。二十年如一日。城陷被兵執。舉戚足帶糾其臂。數被創。擁至通衢。見妻爲他兵拽去。戚呼號就之。復被創。前後几十

虞初新志

卷之七

一

三創。首亦被刃。推擁過帝祠。不勝步矣。倒地。上兵見其氣息僅屬。舍之去。戚心獨朗朗。念虔事帝。得死楹下足矣。然度難死。帝顯赫。或有以援我。日且暮。覺祠中有異。糾臂帶忽裂。裂聲如弓弦。作霹靂鳴。戚臂左受創。糾縛旣斷。因得以右扶首。首將墮。喉固未絕。因宛轉正之。心朗朗念帝顯赫。真援我也。黎明。兵數過戚。見血痕模糊。謂死矣。不復顧。久之。有老翁。嫗趨視戚。憐之。曰。三郎垂斃矣。盍掖之歸。戚雖憤然。心識其爲比鄰錢翁沈嫗也。頃之。兩人續以葺廩。至越二日。

入曰兵封刃行且去。郎活矣。乃不復至。戚首爲血糝。乃因之固。漸能起。舉視室中。無一有者。五齡兒固坐。足旁泣。而屋中乃僵二尸。辨之。鄰錢翁沈嫗也。戚恐甚。久之。悟。兩人殆。肅帝命以援予者。因強起。跋躄過帝祠。欲投地。身不能屈。立作叩首狀。首又若將離者。乃依檻祝曰。身賴帝活。惟帝終有以庇予。因念翁嫗死而生我。不可久暴露。吾室有木。可爲櫬。第安所得。匠憶衆爲帝治寢宮。城圍工未竟。匠或有存者。往迹之。見三匠踣戶語。戚告以故。戚隨戚歸。戚指示木所。

虞初新志

卷之七

在匠遽爲操作。戚匍匐乞米以爲食。久之不得。僅從空室。得冬炒半囊。歸入室。失三匠。而存五櫬。戚念約爲二而五之。去又不俟予歸。耶趨帝宮。宵無人。三尸仆戶內外。固三匠也。戚驚懼。是時兵遠去。人漸歸。乃倩所識。以櫬厝翁嫗。及匠而瘞之隙地。戚數得帝佑。神理亦漸旺。復至帝祠。能稽首投地矣。肅告帝。謂帝恩我無極。第妻無由見。帝其以夢示歸。而夢帝驅之。曰。疾去數里外。有舟待。越月之十四日。終不可見矣。辨明力疾負子行。至津亭。見有艤舟柳下。若有待者。

其人爲成。三戚曰：若何待成？曰：吾之室被擄而南，吾將操舢舨往，獨不可往。度邑中失侶者多，應有往者。故遲之。戚曰：帝示我矣。予爲此子覓母，得附舟行，幸矣。具告以夢，成亦手額曰：帝祐君，合浦珠自當還。吾卽不德，藉君庇以分神貺。浮萍斷梗，或與一遇乎？言訖，相與泣數行下。憂患易感，意氣殊相得也。抵昇州，舟刺鬼面城下，乃入市。揭示四達之衢，曰：江陰戚三郎覓妻，王能爲驛騎者，予多金。成亦揭示如戚，有某者見戚所揭示，往見戚，曰：予我金，告爾妻所在。戚雖

揭示謬語耳。固無從得金。語某曰：我實無金。期一見婦耳。某歎曰：世固有不持金而求得婦者。疾起去。成挽之，告以戚爲帝所指示，始昧昧至此。實不持金。城陷家破，安得金。某聞成語，悽然憫之，曰：卽告爾妻所在，不得爾金，易耳。顧無金，彼武人，赤手返爾妻耶？具告以妻所在，戚與成徬徨久之。某忽曰：子何能？戚曰：能書。某曰：機在是矣。某公者，矢願於報恩塔下，倩人書百部首楞，施四方。方覓人，子誠善書，計可得數金。事或可圖歟。曷疾去。戚乃尾其行，而以子屬成。見某

公以情告試以書書誠工某公既善其書又憫其遇
施十金某踉蹌攜戚至某標郝總旗所郝他出郝婦
曰誰耶戚告以故婦曰誠有江陰王氏者予我金我
與爾婦戚喜婦無多索跪獻金婦持金入久之不出
又久之出四顧曰何爲者戚與某戚驚噪婦愕然曰
何爲者乃誣我得金室固無爾婦安得爾金命闢者
榜逐之戚掩涕怨某相與且去成方與某子望其與
妻俱歸已得故怒目曰不得婦又失金不值一死耶
奈何遂返明日與我俱明日戚攜子偕成往旬旬於

門郝方立毬場弄鷹召入成瞪目欲裂激而前吾成
三是爲吾友戚三戚婦在公所昨攜金贖婦公夫人
得金乃不與婦吾與戚邑陷家破與婦失去死絲粟
耳無家死失婦死失金亦死公不與戚婦十步之內
以頸血相濺矣突出刃靴中欲自殺郝怒張急止之
曰安有是吾婦何從昧爾金勿自殺吾入詢誠有是
吾不以爲婦矣乃急入久之聞譖訛聲已復聞郝撻
婦戚與成戚跪呼於外曰勿撻夫人但願還婦足矣
食頃郝出氣結擲金於地曰急持去成稽首曰戚急

得婦不急金。且金歸公室。一夜矣。又吐之。公大人義不爲也。爭之益力。郝曰：義哉！子爲友，乃以死爭，計戚所持金，烏足贖婦？然吾高子行，何計金？當以婦歸子友。因呼婦出，戚方注目不瞬，謂妻且至，望不類。少近則成與婦相抱痛哭，婦蓋成妻也。先是成妻之被擄而南也，過邸舍書壁曰：我江陰成三郎妻王氏爲某標郝擄，見者幸以語吾家。久之成字微落，獨存戊某第。見戚所揭示，故遽報之。戚云：郝見婦反屬成，訝曰：異哉！子以死爭友，而顧乃自爭天下，嗜義者獨爲

虞初新志

卷之七

五

人哉。天合子子疾去。成曰：金出戚而婦歸我，我何去？去則戚之金不返，我誠我爭矣。郝曰：奈何？成曰：小人勇於力，妻善鍼黹，公誠能錄小人夫婦，願得二十金。戚聽其覓婦，小人卽除馬通，婦括纓下甘心也。郝曰：義哉！然吾無所需子，有張將軍者，方覓役，曷爲子言之？郝卽趨張所，戚亦隨成往。張見成許納出廿金，予成券，券成。成以金予戚，戚曰：子激於義，售夫婦身，期全吾夫婦耳。顧吾婦何在？得金安往？相與絮泣。張曰：爾姑攜金去，得間當具以語我，當爲覓之。戚見張位

都赫往來甚夥。意顯者苟留意。憂不得妻耶。乃叩首曰。予向賁十金耳。成售身倍其金。予我。我義不敢受。然成緣我金得妻。又不忍分我金。吾儕落魄。得金卽隨手逸。金盡。妻終不可得。且負兩公義。曷以金畱公所公。但爲我覓妻。妻得成之心。盡我卽倍費成金。無愧於成矣。張頷之。納金。令爾亦覓所在。來語予。母獨恃予。閱二日。成方除馬。通過壞墻。閉諸婦人。多操鄉里音。成私度曰。戚妻脫在。是誰復知者。乃亦操鄉里音。過曰。戚三郎屬予尋婦。今安所得耶。婦聆之。迫於

虞初新志

卷之七

六

監者不敢答。晚如廁。遺片紙墻隙。復操鄉里音曰。此紙納之隙。畱以備明日。成遙聞之。覺有異。俟人定。趨取紙。細書戚三郎妻王氏卽今在此。君急語我夫。成得之大驚喜。急聞之。戚乃攜子先懇之。郝郝與俱來。戚直前跪曰。連覓妻所在。聞卽在府中。願憫之。張卽詢所繫。婦首王氏。卽戚婦耶。呼之出。真戚婦也。戚見婦驚悸錯愕。未敢往就。搖搖不知悲。其子見母出。突奔母懷。仰視大痛。婦亦俯捧兒。哭失聲。戚至。是始血淚迸落。戚成跪張前。戚婦亦遙跪聽命。張曰。是誠

爾妻然是人少有色。故遴爲首。約直五十金。半猶不足。望得婦耶。戚晚郝言之曰。邑陷家破。安得金。將軍憫之。且媿媿言。帝所以祐之者。復告以夢期。以動張。張曰。衆無一贖。始贖卽減定值。何以示來者。堅不許。戚曰。成售夫婦身。僅得此金。而又苦不足。天乎安所得金。戚乃大哭。婦哭而戚子又趨趨往來。哭於父母旁。郝哭。張之厮養哭。張姬妾環屏內者亦哭。久之。張亦涔涔淚下矣。哭聲鼎沸間。張突躍起曰。止。止。吾還汝婦。不須金也。城陷家破。爾誠無所得金。且爾數所

創弗死。非帝祐不至。是爾誠善者。吾還爾婦。不須金也。成以爾故。售身於吾。爾夫婦還而成。畱成卽不怨爾。爾何以謝成。吾旣還爾婦。兼還爾友夫婦。爾夫婦其與爾友夫婦俱還。此二十金。卽爲爾輩道里需。不須金也。吾還爾婦。然我有言。爾亦毋我逆。爾之子秀而慧。我憐之。盍以子我。我耄矣。無嗣。誠子我。我不奴視子。不隔膜。視子也。戚急遽未有以應。婦忽趨前唾耳。語戚久之。復揚謂戚曰。子尙需乳耶。戚遽膝前曰。將軍生全兩家夫婦。且欲子下。愚子何不可者。將軍

喜急前抱兒。兒亦嫿將軍不復甚戀。父母將軍益喜。呼戚夫婦坐。待以親串禮。舉兒入室。遍拜所親。已復劍兒出。衣冠煥奕。賓從以下皆羅拜。慶將軍有子。戚與成兩家謝將軍去。計戚初見張將軍。曰。實帝所示。十四日內也。人咸以爲戚虔於帝之報云。戚歸。旣安其室。復過某公。爲書經塔下者。三閱月。因得往來視兒。將軍亦多所贈。久之。將軍病卒。將軍擁高賞。族子利之戚。以戚自有父母。非吾族類也。聳臾其歸。戚子亦因之便去。諸母惡族子。競以所有與戚。戚子所攜。

甚厚。至今爲江陰巨室。成亦依戚終其身。子歸後。新帝祠江上。知名之士。咸爲詩文紀之。戚盡鐫於祠右。張山來曰。關帝能宛轉。嘿佑戚。郎則曷不于其婦。被擄時。顯示神威。耶豈數當有難。有不可免者。耶。又豈必待訴禱而後應耶。然終不可謂非帝佑也。

國家大朝會。陳設鹵簿。馴象所引象列門外。各以品秩分左右。百官入。鐘鳴鞭響。羣象鼻相交。無一人敢闌入者。朝散各以先後歸。有罪則宣勅杖之。伏而受杖。此其所從來遠矣。黔中人昔爲余言。守土者以期貢象。必入山告語之曰。朝廷詔汝備禁衛。將授官於汝。象俯貼足。如許諾狀。卽馴而行。無能捕捉也。思陵時。將貢象。先期語之一象許諾。會明。不果進。皇朝定鼎。徵貢象。象數頭諾而來前。一象呼之不至。遲數

虞初新志

卷之七

九

日。翩然來取其牝。蓋山中偶也。候已竟去。守土者廉知其期。又當來。乃先期語之曰。今天子神聖。薄海內外。知天命有歸。帶甲者率先以軍降。守土者次第以城降。汝異類。敢抗天子不赴耶。至期來。竟復去。守土者異之。設大砲於衢。語之曰。汝愛妻。數數來。汝再逸去。當死砲下。象聞之。徐行伏砲臺下。若待以舉砲者。嗚呼異矣。夫人未有不愛其妻者。愛妻并愛吾身。誰能以其所愛易其所至愛。而今見之於一象。嗚呼。豈矣。聞其言退而爲之記。

張山來曰。聞象房羣象。皆行清禮。三跪九叩。首獨一。老象不能。猶作漢人跪拜云。因錄此文。附記於此。○世人畫象。雖龐大而帶嫵媚。及觀真象。殊屬笨伯。尤恨其皮色穢濁。不似有識者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吾於觀象亦云。

姚江神燈記

朱一是 近修

往余聞姚江有神燈。以爲誕。詢邑人曰。有之。四三月間始見。東郊嶽廟爲盛。余候其時。攜同輩往。數數不獲。遇廟僧曰。天驟熱。將雨。遇矣。余又候熱。往日。曉抵廟。登山巔。玉皇殿。憑高俯眺。忽見二燈。冉冉從廟出。若懸于足底。回首四望。俱有所見。如晨星落落。布野已。漸稠密。百千萬億。熠燿往來。不可紀極矣。有一燈獨行者。有並攜二燈者。有百什燈排列徐徐。若官人出行。鹵簿前導者。有若二隊相值。各分去者。有相值

虞初新志

卷之七

十一

若揖若語而別者。有高擎者。有下移者。有置燈憇坐者。有穿林踏險而行者。有渡江者。始渡若揭衣躊躇登岸則速者。其光或頽若有所矇。或光動若庭燎。或滅或復明。或數燈合爲一。或一分爲數。或迎風疾行。或反向而熾。或徐行則斂。或駐則漸微。或排列一線。若星橋燈市。或獨燃幽處。若寒牕蕪鏗。熒熒然。或高在山半。若懸竿。或出江間葦葦中。若漁火。或遠或近。在數十步內。熟眎燈下。若有二足影。喁喁若聞語聲。而實無語。余見燈聚處。使人疾趨。眎則無有其人。回

跡。余所在。反有之。余不覺也。至初更。鐘鳴。則盡滅。嗚呼。其神耶。非神耶。以余所見。洵神也。然神之德。盛塞天地。貫古今。無乎不在。而必姚江。必東郊。必四三月。必熟。將雨始見。是豈神耶。夫儒者探頤索隱。採傳聞。覽怪誌。其疑惑聚訟。宜也。余目所經見。且久立凝睇。而不知所繇。然求爲博物君子。不其難耶。抑誠有不可知者耶。不可知。則神矣。余故詳述焉。以質世之多聞者。其年丙戌。其月癸巳。其日己卯。同游者爲年友湛侯子君進。及密沈葉三君。俞秀才咫顏。余門下士。

張山來曰。吾鄉有靈金山。每歲以六月十八日。建醮施食。檄召諸鬼。鬼火羣起。倏合倏分。其文乃韓國公李善長。讀書山中時所撰。久之。其板漶漫。至不可識。道士別鐫一板。焚之。而鬼不至。因仍以舊板刷文重讀。燐火復熾。迄今每遇醮壇。則新舊二檄並焚云。可見鬼神一道。與人互相感通。姚江神燈。非妄言也。

有穿窬之盜。有豪俠之盜。有斬關闢門。貪婪無厭。冒死不顧之盜。從未有從容坐論。盃酒歡笑。如名士之盜者。蓋盜者迫於饑寒。或爲讎惡報怨。不得已而爲之盜。而名士盜亦奇矣。南城蕭明彛先生。家世爲顯官。厚其貲。庾於田。時當秋穫。挈其愛妾刈於鄉之別墅。有少年三人自屋而下。啟其戶。連進十數輩。曰。蕭先生睡耶。就榻促之起。爲先生着衣裳。進冠履。若執僮僕役甚謹。曰。先生有如君男女之際。不可使窺外。

虞初新志

卷之七

十三

事請鍵其室。迎先生至外廳。設坐。面南向。爇燭。其下曰。某讀先生今古文。可一一爲先生誦之。最佳者無如某篇。某篇之中。有某轉某句。非巧思不能道。嘗於某顯曹處。私伺先生宴。連飲十五。屏觥。諸公不及也。江南藩司碑記。惟先生文爲絕筆。左右有恐嚇先生者。其盜魁力止之。曰。此蕭先生。不可以常態驚也。索酒。餚相啖。食先生爲之陳庖厨。飲酣。曰。某等聞先生名久矣。不惜千金路費至此。可出其囊橐以償吾願。先生曰。昨有四百金稻穀價。惜來遲耳。今早已送之。

城中此所畱者僅羹酒之需不過二十七金人參八兩玉帶一圍而已願持贈諸豪士左右疑有埋藏者盜魁曰此先生真實語也不須疑啟其篋如數夜將半先生倦且恐盜魁曰先生倦乎吾爲先生起舞解長服甲鎧繡鮮金光燦耀奪人目拔雙劍起舞廳中往來近先生鼻端迹其狀如項莊鴻門意在沛公時也良久乃止先生待益恭盜益重先生自啟戶論文始終敬禮先生卒不敢犯如此先生房委曲四顧夜黑持燈適書幌曰此牕櫺宜向某處上下此樓宜對

虞初新志

卷之七

十四

某方所惜鳩工時少經營耳登樓窺先生藏書見名臣奏議忠臣譜二集曰吾願得此筆筒中舊置網巾二副納之袖中字畫多時賢爲者曰烏用此玷辱書齋擇其不佳者毀裂之有美人一副乃名筆曰此不可多覲者羅君某寫有小楷扇一柄藏筆牀側曰吾與此公有舊好宜珍之亦攜之去將出門邀先生送先生強畱曰若輩皆少年豪俠待至明日歸取四百金相遺何如盜魁曰世從無其事余何能待請姓名不答曰後會有期惜先生老若少壯當與之同往先

生出走里許。見木舟二泊溪口。盡登搖櫂而去。語作吳下音。差乎盜而如是。可以常盜目之哉。吾恐盜虛聲者滅禮義。棄詩書。反不若是之淡於文也。謂之曰名士之盜。

張山來曰。有盜如此。卽開門揖之。似亦無不可者。雖然。天下豈少此輩哉。獨恨蹈其實而諱其名。且所欲無饜。固不若此輩之直而且廉耳。

年來予鄉多虎。嚙人甚衆。及行脚歷閩楚晉豫皆然。或曰。是帝所役以襄戈鏑所不及。或曰。所在猛鬼厲魄激鬱而化。是二者疑皆有之。而無如危子允臧。所述黃翁事尤異。黃翁者。密溪人。去樵城十餘里。生三子。俱壯矣。乙未春。使耕田山中。晨出酉返。如是數日。一夕鄰子謂翁曰。田蕪弗治。倘無意乎。翁曰。兒曹日躬耒耜。奚蕪也。鄰子曰。未也。翁心怪。詰旦三子出。翁密尾偵其所。則見入山林中。祛衣掛樹。隨變爲虎。虞初新志

卷之七

六

哮躍。四出。翁大恐奔歸。竊告鄰子。拒戶匿處。迨夜三子歸。呼門良久不應。鄰子諭之曰。若翁不爾子矣。問其故。以所見告。三子曰。有之。帝命所驅。不自由也。因嗚咽呼翁曰。罔極之恩。寧不思報。無如父名早在劫中。兒輩數日遠出。正求其人。可以代者。旣爾逗露。不可復止。然某所衣領中。有小冊。幸爲簡付。不然。父固不利。兒皆坐是死矣。翁因取燭覓衣領中。果得小冊。皆是樵郡應傷虎者。而翁名在第二。翁曰。奈何。三子曰。第開門。當自有策。翁勉聽。三子受冊泣拜。因告翁。

曰此俱帝命。父當蒙厚衣數重。勿結帶。加黃紙其上。匍伏虔禱。兒自有救。父法翁如言。三子次第從。後躍過各啣一衣。虎吼而出。遂不復返。翁至今猶在。自昔以人化虎。多有之矣。如封郃李微輩。卽皆易皮換面而去。未有溷處人中者。三子者。且帝旣以傷人役之。而又列其父冊中。尤極難處之事。而三子求代不得。又曲盡以全之。可謂形易而心不易者矣。天下固有五官四體。居然皆人。而君父當前。竟不相識者。豈旣已虎矣。而猶有恩之不可負哉。雖然。三子旣虎矣。奈

虞初新志

卷之七

七

何列翁名冊中。豈司此者。偶忘之乎。又豈年來氣數之變。雖負恩之大。至于戕賊其父。帝亦恣其所爲。而不甚問也。耶。則非予之所敢知也。

張山來曰。三子求可以代父者。其計甚拙。設代者當死於虎。則僅足蔽其本辜。未可以代其父罪。設彼不當死于虎。而三子枉法以殺之。則是父罪未免而已。先罹于法矣。將若之何。

丙申秋有太原客南賈還策一衛橐金可五六百。偶過中牟縣境。憇道左。有少年人以梃荷犬至。亦偕憇。犬向客呶啞。若望救者。客買放之。少年窺客裝重。潛躡至僻處。以梃搏殺之。曳至小橋水中。蓋以沙葦負橐去。犬見客死。陰尾少年至其家。識之。却詣縣中。適縣令升座。衙班甚肅。犬直前據地。叫號若哭。若訴驅之不去。令曰。爾何冤。吾遣吏隨爾。犬導隸出。至客死所。向水而吠。隸掀葦得屍。還報。顧無從得賊。犬亦復

虞初新志

卷之七

六

至。號擲如故。令曰。若能知賊乎。我且遣隸隨爾。犬又出。令又遣數隸尾去。行二十餘里。至一僻村人家。犬竟入。逢一少年。跳而嚙其臂。衣碎血濡。隸因緹之。到縣。具供殺客狀。問其金。尚在。就家取之。因于橐中得小藉。知其邑里。姓字。令乃抵少年。辟而藉其橐歸。庫犬復至。令前吠不已。令因思曰。客死。其家固在此。橐金安屬。犬快將無是乎。乃復遣隸直往太原。此犬亦隨去。既至其家。方知客死。又知橐金無恙。大感慟。客有子束裝偕隸至。賊已庾死獄中。令乃取橐驗而付。

之。其犬仍尾其子。至扶輿偕返。還往數千里。旅食肆宿。與人無異。

論曰。夫人赴幾。在智。觀變。在忍。禍起倉卒。張皇震懾。而不知所出。智不足也。不忍忿忿之心。蹈義赴難。而規畫疎畧。志雖誠而謀卒無濟。忍不足也。故曰成事難。使犬當少年戍客之時。奮其齒牙。以與賊角。糜身巨挺。而不之避。烈矣。然于客無補。啣哀茹痛。疾走控額。而於賊之窟宅。未能曉識。縱令當事憐而聽我。荒哇漫野。于何索之。究雖達賊。不可得也。惟明有報賊

虞初新志

卷之七

十九

之心。而不驟起以駭之。知縣之可訴。而姑忍以候。遂巡追躡。以識其處。賊已在吾目中。而後走訴之。已落吾彀中。而後奮怒於一嚙。而讐可得。金可還。太原之問可通。而客之櫬可以歸矣。其經營細穩。不必痛之。遽伸而務其忠之克濟。是荆軻聶政之所不能。全子房。豫讓。諸人所不得。遂而竟。遂之者也。豈獨信訟公庭。旅走數千里外之奇且壯哉。夫人孰不懷忠。而遇變則渝。孰不負才。而應猝則亂。智取其淺。勇取其沉。以此臨天下事。何弗辦焉。予旣悲客。又甚羨客之有

是犬也而勝人也

張山來曰義犬事不一而足特錄此篇者以其事
爲尤奇也○又曰犬固義矣而此令亦有良心設
墨吏當之此金尙能歸客之子乎

虞初新志

卷之七

于

奇女子者。豐城楊氏女。歸李氏子爲婦。譚兵圍南。占遊騎四出。掠丁男實軍。婦爲小校王某所得。校山東人。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暱。已生一子矣。校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生事蕭條。恨不身生羽翼。妻曰。何也。婦曰。妾故夫本大家。先世遺貲良厚。當播越時。曾以金珠數斛。潛瘞密室。今夫死。妾攜棟宇皆燼。此中重寶。瓦石同沒。使得徙而之。此妾與夫人何患不富乎。妻艷之。曰。果爾。盍遣人發之。婦曰。此妾

虞初新志

卷之七

三

手營。無人識也。嗟惜而罷。他日妻又問。婦曰。妾固籌之。欲得此金。非妾行不可。妾婦人。安能遠出。必易服。還且數月。而此呱呱何堪。久擲。妻大喜曰。第行耳。若子吾自撫之。婦故綵戀不肯。妻憊愈力。乃擇日釋笄薙辮。鞞袴腰弓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聯馱之。馳騎至里。以馬策搗家門。大叫。夫從牖罅。矚視見是少年將軍。不敢出。里老數輩。稍前謁問。婦曰。別有勾當。不關公等門。啟婦歇馬中堂。踞坐。索故夫呼。

叱甚厲。里中疑有他故。恐相累。共促夫出。夫偃僂前
謁。伏地不敢起。婦曰。頗識吾否。夫對曰。萬死不能識。
將軍婦曰。試認之。夫謝不敢。側目微睇。惘然失措。婦
歎曰。真不識矣。於是推几前。抱夫起。痛哭曰。妾非他
妾。君被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裝巧脫狀。一時喧動
里中。親識更闔門賀。李氏子再得婦。事聞邑令。爲給
牒獎許。紳士之賢者。多婦義畧。相率爲詩歌美之。皆
曰。奇女子。奇女子。云。此甲午年事。

論曰。易有之。婦人之吉。從一而終。郵亭之婦。以引腕

虞初新志

卷之七

三

小嫌。舉刀自斷其臂。其肯隱忍。驅掠爲廝養生子乎。
女行如此。節不足稱矣。然人之情。於近則暱之。所遠
則益疎而擲之。婦中嫺婉弱。異地飄墮。以數千里。兩
絕星分。勢無回合。乃能譎謀。幻出珥耳。豢檻之中。颺
翻繚籠之外。弄愚婦如轉丸。剪克雛若折朽。其深智。
沈勇。有壯男子不辦者矣。彼臺柳之假手。虞侯樂昌
之乞憐。半鏡奄奄氣色。視此孰多乎。女子如此。不謂
之奇不可也。遙肝郡之變。里中有長年爲卒。繫駕一
舟。舟所載掠得婦十數人。膏首衽服。笑語吃吃。無有

幾微憔悴見顏面者。長年退而歎息。而某村少婦歸。一弁夫聞百計營入。以重金求贖。婦見夫。瞠目曰。此非吾夫。夫駭走。幾於不免。蓋情遷腹變。其甚者又如。此矣。且天下之得新捐故。讐其夫不肖一顧者。豈少乎。抑如柳先生所傳河間婦者。自昔已如是耶。或曰。女子不忌夫是矣。而舍其子。無乃忍乎。東海生曰。此所以奇也。非是子。無以信其妻。而故夫不可見矣。廝養之子。奚子也。世之不能爲女子者。皆其不能舍者也。女子之以金珠艷其妻。想奇巾幗而介冑。膽奇夜。虞初新志

卷之七

三

醉醜兩健兒。手奇。抵家不遽識夫。踞而駭之。而後哭之。始終結撰。亦無不奇。然尤更奇於舍其子。夫惟其能舍。斯所以能取也。與。

張山來曰。拙菴之論備矣。尤妙在小校從軍去後。始露其謀。設非然者。則小校必偕之而行矣。

曲全節義疏

阿畢阮

巡視南城監察御史阿

畢

阮爾詢等題爲

曲全節義以敦風化事該臣等看得王知禮卽正法牽連叛犯李範同之子李殿機也其母張氏給配象房校尉王伏殿機年甫三歲隨母撫養因入後父王姓後充校尉以私回原籍曾經鑾儀衛革退於廿三年將身賣與鑲紅旗佛爾海佐領下厄爾庫家據幼聘王氏供稱年三十四歲伊叔伊兄逼嫁決志不從探得伊夫尙存不忍卽死守婦人從一之義匍匐千

虞初新志

卷之七

五

餘里外圖完聚是女子真有丈夫行也據厄爾庫

之供我雖一窮巴牙拉無人供役價買李殿機因隻

身不便使喚復買婢蕭氏配爲夫婦今重王氏節義

不取伊僕身價情願斷出不忍折李殿機已配之婦

并許與蕭氏同歸前後二婚悉候發落輕財好義此

巴牙拉真有義士風也據范一魁雖供年六十二歲

但以異姓人攜一女子遠行迹涉嫌疑事干非分因

喚穩婆更番驗過已得真實據女子之供是范一魁

鄰王氏立志尋夫不顧是非成敗護持完節似亦人

情所難得者此皆我

皇。上。至。德。深。仁。恩。濡。化。洽。人。心。風。俗。直。接。唐。虞。是。以。女。子。懷。貞。匹。夫。向。義。共。成。一。段。奇。緣。播。之。海。內。傳。之。千。萬。世。見。貞。節。之。風。超。出。於。尋。常。外。者。臣。等。查。在。官。人。與。旗。人。原。有。定。例。何。敢。於。例。外。妄。奏。但。王。氏。貞。心。守。節。冒。死。尋。夫。若。竟。不。准。其。完。聚。王。氏。無。從。着。落。情。似。可。憫。雖。據。厄。爾。庫。之。供。情。愿。斷。出。聽。其。完。聚。然。又。非。現。行。之。例。臣。等。再。四。躊。躇。因。事。關。風。化。仰。體。我。皇。上。堯。舜。不。忍。一。夫。一。婦。不。得。其。所。至。意。故。備。述。其。情。

虞初新志

卷之七

五

事本末合詞上聞格外之仁。均候聖斷。非臣等所敢置喙也。伏乞勅部議覆施行。

張山來曰。此事已經部覆。如其所請矣。王氏守志尋夫。固為難得。而巴牙拉厄君聽其與蕭氏同歸。不索身價。尤屬義舉。予故亟表而出之。○按唐詩中有閨秀三人聯句。前列名處。合稱光威哀。今此疏三君聯名。因彷彿其例。稱阿畢阮云。

虞初新志卷之八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江石芸傳

豫章 吳良樞 璿在

江石芸。吳山桃花厓女子也。幼習經史。窮元會運。世之數及長。好兵法。鑄劍誅妖。攝人萬里外。一日過小孤山。遇白衣道士。授以書。盡通其義。人讀之。莫能曉也。以時無知者。遂隱於吳山。種桃花。無根。花四時常開。名其地曰桃花厓。厓下月當日午而明。或曰此龍

虞初新志

卷之八

一

宮女子也。有寶珠。其光奪日。入月。因聚羣盜劫之。其珠不可見。石芸曰。珠固在。若烏能得也。舍若珠劫我。珠若將失。其珠我烏能得。唯無失厓之中。有黃夫人者。與之善。黃夫人家有虎。名白公。出入常騎之。能陟山渡水。石芸家有白牛一頭。臥桃花下。鼻無繩。常出入。自如。人以爲黃夫人虎不敢近。久之。石芸與夫人亦不知也。於時構茅屋厓下。讀易終日。不爲人所知。所著有悟真註。有爲之序者曰。不知何許人也。予嘗見石芸。觀其所著書。其女子邪。其非女子邪。天乎。其

不知我也。空其不知何許人也。

張山來曰：補天立極，應歸女媧氏。其光奪日，入月則丹成矣。驅烟染墨，設想着語，皆不在人間。宜世人之不知也。○又曰：洪子去蕪，授我強意堂稿，美不勝收。僅登其一。仍者自當借光梓，入闡幽集中，以成大觀也。

耕雲子傳

洪嘉植

去蕪

耕雲子。秦人也。隱於楚江之西。嘗有人見其登匡廬頂。攜一竹杖。衣葛蕭衣。不冠。冬夏不易。見月出。則撫掌大叫歎。麋鹿不辟。從之行。見之者皆謂神仙人也。身長七尺。長髯而脩下。雙瞳子炯炯如流電光。人問其姓字。不答。性嗜酒。有餉則大笑盡飲去。亦不謝。卒有人終餉之不解。人疾病過其前者。則止之語其故。治以藥草。遂愈。酬以錢不受。曰。吾非醫者。惡用此。其行事多如此類。然其不能與人以可見者。人遂不能

虞初新志

卷八

三

知也。嘗入市。衆譁之。謂其異人。趣而前。則不爲禮。各相視無語。則又兩手爬搔。眼顧五老峰。雲起移時去。或曰。耕雲子。非秦人也。耕雲子曰。秦無人也。或曰。耕雲子。有道人也。龍蛇其身者也。人莫知其所自來。其隱君子邪。洪子曰。古無神仙。無異人。天下有道。將安其身於烟霞泉石之中乎。夫何皇皇如也。欲與天下之士日相見哉。顧天有不可逆者。而終矍然長往矣。鳳集於棘。鷓雀調之。神龍潛乎深淵。終能雨此九土也。

張山來曰古無神仙非無神仙也耕田鑿井含哺
鼓腹夫人而神仙也古無異人何以異于人哉堯
舜與人同耳然則神仙異人之有其于中古乎讀
此可以知世變矣

虞初新志

卷八

四

吳孝子傳

魏

禧 水叔

孝子姓吳名紹宗字二璧建昌新城縣人世居梅溪里性聰敏幼善屬文萬歷丙午督學駱公日升拔置諸生第一時年二十屢試輒高等孝子父道隆善病久之痺不能起前後血竝下醫藥十餘年無効者戊午正月病甚孝子惶恐無所出乃齋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刺肘上血書疏將謁大華山自投捨身崖下代父死大華山者撫州崇仁縣之名山也距新城三百里相傳神最靈異諸來謁者有罪輒被禍不得上甚

虞初新志

卷之八

五

則有靈官擊殺之同行人聞鞭聲錚然或忽狂病自道生平隱惡事而神殿左有懸崖陡絕曰捨身崖人情極不欲有生者則擲身投之頭足盡破折死孝子旣告天作疏明晨獨身行二日至山上宿道士管遜吾寮同寮宿者南昌鄉先生二人同郡邑諸生三人十八日孝子升殿默禱焚疏旣同寮人相邀遊著棋峰路經捨身崖孝子於是越次前行至崖所欵然投身下同行人驚絕不知所爲一時傳駭聚觀者千人道士使人買棺往就殯自山頂至崖下路迂折四十

里而殿上道士急奔崖所呼衆人曰誰言吳秀才投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巾道服如故。衆群走殿上視之。果然方孝子之自投崖也。立空中不墜。開目視。句足下有白雲起。又遙望見石門門上一大孝字。俄而見三神人命之曰。孝子。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畫。汝謹記之。歸書紙食汝。父不獨却疾。且延年矣。更授催生治痢瘧瘟咒井諸篆。孝子叩頭謝畢。身已在殿上。孝子乃言。吾如夢中也。孝子既定疾。走歸。一日有半而至家。至則父垂絕。不能言。孝子急書。

虞初新志

卷之八

六

九十二畫篆焚服之室中人皆聞香氣。甫入口。父卽言曰。是何藥。耶。明日起坐。啜粥旬日。疾大愈。孝子徒步。反復六百里。不飲食者五日。而父乃益康強。善飯。以詩酒自娛。年九十二耳。目清明。無疾終焉。由是孝子名聞遠近。邑大冢宰涂公國鼎與爲同道友。進士黃端伯。過周謀舉人黃名卿。涂伯昌。貢士璩光孚。皆拜爲弟子。孝子當國變時。辟亂泰寧。以病卒。諸生廖愈達家。愈達。予所傳三烈婦夫也。愈達來新城。主孝子。子吳長祚。予故竝得交。一日而見孝子之子烈婦。

之夫爲榮幸焉。愈達言孝子生平好名義。輕財往往出錢物爲人解訟鬪。旣感神應。益自脩。人病苦者。恒用符篆救之。以施藥爲名。

魏禧論曰。聞孝子常詣大華山。登座附神耳。語爲人祈禱。頗不經。然邑君子往往道其事甚悉。梅溪東出四十里爲南豐縣。縣貢士趙希乾者。與禧交。母嘗病甚。割心以食。母旣剖。胸心不可得。則叩腸而截之。母子俱無恙。其後胸肉合。腸不得入。糞穢從胸間出。而穀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平人。假謂非有神助。其誰然哉。其誰然哉。

虞初新志

卷八

七

張山來曰。古有以祝由治病者。今九十二畫篆。以及痢瘡諸篆。殆卽其道耶。然吾以爲必孝子行之。乃能有驗。若人人可行。斯又理之所難信者矣。

李一足名夔。未詳其家世。有母及姊與弟。貌甚癯。方瞳微髭。生平不近婦人。好讀書。尤精于易。筮及星歷。醫卜之術。出嘗駕牛車。車中置一櫃。藏所著諸書。逍遙山水間。所至人爭異之。天啓丁卯。至大梁。與鄆陵韓叔夜智度交。自言其父爲諸生。貧甚。稱貸于里豪。及期。無以償。致被毆死。時一足尚幼。其母啣冤十餘年。姊適人。一足亦婚。母名其兄弟。告之一足長號。以頭搶柱大呼。母急掩其口。不顧。奮身而出。斷一挺爲

虞初新志

卷之八

八

二與弟各持伺仇于市。不得往。其家又不得走。郭外得之。兄弟奮擊碎其首。仇眇一目。抉其一祭。父墓前歸告其母。母曰。仇報禍將及。乃命弟奉母他徙。遂別去。時姊夫爲令于竟。往從之。會姊夫出。姊見之。驚曰。聞汝擊仇。仇復活。今徧跡汝。其遠避之。爲治裝。贈以馬。一足益恚恨。乃鑄其挺曰。沒稜難砍。仇人頭。遂單騎走青齊海上。見漁舟數百。泊市米。一足求載以濟。遂捨騎登舟。渡海。至一島。名高家溝。其地延袤數十里。五穀尠少。居民數百戶。皆蛋籬。風土淳朴。喜文字。

無從得師。見一足至。各率其子弟往學焉。其地不立塾。晨令童子持一錢詣師。師書一字于掌以教之。則童子揖而退。明日復來。居數年。積錢盈室。辭去。附舟還青州。走狹邪。不數日。錢盡散。終不及私。由遊西過三關。越晉。歷甘涼。登華岳。入于楚。抵黔桂。復歷閩海。吳越間。各爲詩文紀遊。二十載。乃反其家。仇死。所坐皆赦。母亦沒。登其墓大哭。數日不休。自以足跡徧天下。恨未入蜀。會鄢陵劉觀文除夔守。招之同下三峽。遊白帝綿梓諸山。著依劉集一卷。其弟自母喪。不知

所在。一日欲寄弟以書。屬韓氏兄弟投汴之通衢。韓如其言。俄一客衣白袷。幅巾草履。貌與一足相似。近前揖曰。我張太羹也。兄書已得達。言訖不見。辛巳。李自成陷中州。諸郡韓氏兄弟避亂至泗上。見一足于途。短褐敝屣。鬚眉皆白。同至玻璃泉。談笑竟日。數言天下事。不可爲問。所之曰。往勞山訪徐元直。韓笑之一足正色曰。此山一洞。風雨時披髮鼓琴。人時見之。此三國時徐庶也。約詰朝復來。竟不果。甲申後。聞一足化去。先一日徧辭戚友。告以遠行。是日鼻垂玉筋。

尺許端坐而逝。袖中有周易全書一部。後數月。濟人有在京師者。見之正陽門外。又有見于趙州橋下。持挺觀水。佇立。若有思者。韓子智度。不妄言人也。述其事如此。

張山來曰。觀一足行事。亦孝子。亦俠客。亦文人。亦隱者。亦術士。亦仙人。吾不得而名之矣。

孝賊傳

王猷定

賊不詳其姓名相傳爲如皋人貧不能養母遂作賊久之爲捕者所獲數受笞有司賊號曰小人有母無食以至此也人且恨且憐之一日母死先三日廉知鄰寺一棺寄廡下是日名黨具酒食邀寺中老闍黎痛飲伺其醉昇棺中野負其母屍葬焉比反闍黎尚酣卧也賊大叫叩頭乞免闍黎驚不知所謂起視廡下物亾矣亾何強釋之厥後不復作賊

張山來曰有孝子如此而聽其貧至于作賊是誰

虞初新志

卷之八

十一

之過與

王翠翹傳

余 襄 澹 心

余讀吳越春秋。觀西施治吳。而又從范蠡以歸於湖。竊謂婦人受人之託。以艷色亾人之國。而不以死殉之。雖不負心。亦負恩矣。若王翠翹之於徐海。則公私兼盡。亦異於西施者哉。嗟乎。翠翹故娼家。辱人賤行。而所爲耿耿若此。鬚眉男子。媿之多矣。余故悲其志。綴次其行事。以爲之傳。傳曰。

王翠翹。臨淄人。幼鬻於倡。昌姓馬。假母呼爲翹兒。美姿首。性聰慧。携來江南。教之吳歛歌。則善。吳歛歌。教

虞初新志

卷八

十三

之彈。胡琵琶。則善。彈胡琵琶。吹簫度曲。音吐清越。執板揚聲。往往傾其座客。平康里中。翹兒名藉甚。然翹兒雅淡。顧沾沾自喜。頗不工塗抹倚門術。遇大腹賈。及儉父之多金者。則目笑之。不予一盼。睽溫語。以是假母日忿而笞罵。會有少年私翹兒金者。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嘉興。更名王翠翹。云。當是時。歛人羅龍文。饒於財。俠游結賓客。與翠翹交驩最久。兼睨小妓綠珠。而越人徐海者。狡佻貧無賴。方爲博徒所窘。獨身跳翠翹家。伏匿不敢晝見人。龍文習其壯士傾身。

結友接臂痛飲推所暱綠珠與之薦寢海亦不辭酒
酣耳熱攘袂持杯附龍文耳語曰此一片土非吾輩
得意場丈夫安能鬱鬱久居人下乎公宜努力吾亦
從此逝矣他日苟富貴毋相忘因慷慨悲歌居數日
別去徐海者杭之虎跑寺僧所謂明山和尚者是也
居無何海入倭爲舶主擁雄兵海上數侵江南嘉靖
三十五年圍巡撫阮鶚於桐鄉翠翹綠珠皆被擄海
一見驚喜命翠翹彈胡琵琶以佐酒日益寵幸號爲
夫人斥諸姬羅拜翠翹旣已驕愛無比凡軍機密畫

虞初新志

卷八

十三

惟翠翹與聞乃翠翹陽爲親暱陰實幸其覆敗冀歸
國以老淚漬漬常承曉洗面也會總督胡宗憲開府
浙江善用兵多計策欲招致徐海自戕麻葉陳東而
離散王直之黨迺遣華老人賁檄招降海怒縛華老
人將斬之翠翹語海曰今日之事生殺在君降不降
何與來使海乃釋其縛畀金而遣之老人歸告宗憲
曰賊氣方銳未可圖也然臣昵海所幸王夫人者左
右視有外心或可藉以殲賊耳而羅龍文者微聞是
語自喜與翠翹舊好乃因幕府上客山陰徐渭以見

於宗憲。宗憲以鄉曲故。降階迎揖曰。生亦有意功名。富貴乎。吾今用君矣。與語大說。遂受指請海營。攝舊日任俠衣冠。投刺謁海。海亟延入。坐上座。置酒握龍文手。曰。足下遠涉江湖。爲胡公作說客耶。龍文笑曰。非爲胡公作說客。乃爲故人作忠臣耳。王直已遣子納欵。故人不乘此時解甲釋兵。他日必且爲虜。海愕然曰。姑置之。且與故人飲酒。錦繡音樂。備極豪侈。儻然自以爲大丈夫。得志於時之所爲也。酒半出。王夫人及綠珠者。見龍文。改容禮之。極宴語不及私。

虞初新志

卷八

四

翠翹素習龍文豪俠。則勸海遣人同詣督府輸欵。解桐鄉圍。宗憲喜。從龍文計。益市金珠寶玉。陰賂翠翹。翠翹益心動。日夜說海降矣。海信之。于是定計。縛麻葉。縛陳東。約降於宗憲。至桐鄉城。甲胄而入。是時趙文華阮鶚。與宗憲列坐堂皇。海叩首謝罪。又謝宗憲。宗憲下堂。摩其頂。曰。朝廷今赦汝。汝勿復反。厚勞而。出海。旣出。見官兵大集。頗自疑。宗憲猶憐海。不欲殺。降而文華迫之。宗憲乃下令。命總兵俞大猷。整師而進。會大風。縱火。諸軍鼓譟。乘之。賊大潰。緘焉。海倉皇。

投水引出。斬其首。而生致翠翹於軍門。宗憲大饗參佐。命翠翹歌。吳歛歌。遍行酒。諸參佐或膝席。或起舞。捧觴爲宗憲壽。宗憲被酒大醉。晉亂亦橫槩郭袖。與翹兒戲。席亂罷酒。次日宗憲頗媿悔。醉時事。而以翠翹賜所調永順酋長。翠翹旣隨永順酋長去。之錢唐江中。恒悒悒。搥牀嘆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斃一酋。又屬一酋。吾何面目生乎。向江潮長號。大慟。投水死。

外史氏曰。嗟乎。翠翹以一死報徐海。其志亦可哀也。

虞初新志

卷八

十五

羅龍文者。世稱小華道人。善製烟墨者也。始以游說陰賂翠翹。誘致徐海休兵。可謂智士。然其後依附權勢。與嚴世蕃同斬西市。則視翠翹之死。猶鴻毛之於泰山也。人當自重其死。彼倡且知之。况士大夫乎。乃倡且知之。而士大夫反不知者。何也。悲夫。

張山來曰。胡公之于翠翹。不以賜小華。而以賜酋長。誠何心乎。觀翠翹生致之後。不能卽死。居然行酒于諸參佐前。則其意有所屬。從可知已。其投江潮以死。當非報明山也。

戴文進傳

書苑三高
士傳之一

毛先舒

稚黃

明畫手以戴進爲第一。進字文進，錢唐人也。宣宗喜繪事，御製天縱，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進入京，衆工妬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進進秋江獨釣圖，畫人紅袍垂釣，水次畫惟紅，不易著。進獨得古法，入妙。宣宗閱之，廷循從旁跪曰：「進畫極佳，但赤是朝廷品服，奈何著此釣魚。」宣宗領之，遂麾去。餘幅不視，故進住京師頗窮乏。先是進鍛工也，爲人物、花鳥，肖狀精奇，直倍嘗工。進亦自得以爲人，且寶。

虞初新志

卷八

七

貴傳之一。一日于市見鎔金者，觀之，卽進所造，憮然自失。歸語人曰：「吾瘁吾心力爲此，豈徒得精意將托此不朽吾名耳。今人爍吾所造，亾所愛此技不足爲也。」將安托吾指而後可。人曰：「子巧托諸金，金飾能爲俗習翫愛，及見婦人御耳，彼惟煌煌是耽，安知工苦能徙智于縑素，斯必傳矣。」進喜，遂學畫，名高一時。然進數奇，雖得待詔，亦輒軻亾大遇。其畫疎而能密，著筆澹遠，其畫人尤佳。其真亦罕，遇云：「予欽進鍛工耳，而命意不朽，卒成其名。」贊曰：「立志探懸鬼神所贊，孰是。」

殫精而屑近翫戴君操槌鍛金爲生感慨徒業卒戎
高名蓋人極而天呈矣夫

張山來曰明書史又有仇十洲者其初爲漆工兼
爲人綵繪棟宇後徙而業畫工人物樓閣予獨嫌
其畧帶匠氣顧不若戴文進爲佳耳且戴兼工山水則尤不可及也

明季吳縣洞庭山鄉有樵子者貌髯而偉姓名不著絕有力每暮夜樵採獨行山中不避蛇虎所得薪人負百斤而止髯獨負二百四十斤然鬻于人止取百斤價人或訝問之髯曰薪取之山人各自食其力耳彼非不欲多負力不贍也吾力倍蓰而食不兼人故賤其值且值賤則吾薪易售不庸有利乎由是人頗異之加刮目焉髯目不知書然好聽人談古今事常激於義出言辨是非儒者無以難嘗荷薪至演劇所

虞初新志

卷之八

六

觀精忠傳所謂秦檜者出髯怒飛躍上臺摔檜毆流血幾斃衆咸驚救髯曰若爲丞相奸似此不毆殺何待衆曰此戲也非真檜髯曰吾亦知戲故毆若真膏吾斧矣其性剛疾惡類如此髯有兄進香茅山墮崖折脇死或傳其暮夜飲酒不誠被王靈官鞭殺者髯怒走一日夜詣茅山飲大醉數王靈官曰汝有罪三人敬祖師來進香固有善心飲酒小過無死狀汝輒殺之不仁罪一祖師以慈庇下土量甚宏大汝居位下行殘忍不遵祖師意不恭罪二吾兄小人也酬香

而來小被酒。汝輒殺之。吾來不酬香。昨實大飲。今且
詈汝。汝反不能殺。無勇罪三。汝宐毀撤。曷爲橫鞭。瞋
目坐踞於此。欲奪鞭碎像。衆譬遣之。乃止。負兄骨歸
葬焉。洞庭有孤子陳學奇。聘鄒氏女爲室。婚有期矣。
女兄忽奪妹志。獻蘇宦某爲妾。學奇泣訴於官。官畏
宦勢。無如何也。學奇訟女兄。宦併庇兄。不得伸。學奇
窘甚。一日值髯於途。告之。故且曰。若素義激。能爲我
籌此乎。髯許諾。然需時。日以待之。母迫我也。學奇感
泣。髯去鬻身爲顯者輿僕。顯者以其多力而勤。甚信
愛之。得出入內闈。鄒女果爲其第三妾。髯得間以陳
情告。女泣如雨。訴失身狀。願公爲崑崙髯。曰。母迫一

虞初新志

卷之八

九

日顯者夫人率羣媵遊天平山。顯者不能禁。髯嘿賀
曰。計行矣。於是密具舟。河干衆妾登輿。髯第三輿
乃鄒氏也。出門給其副。迂道疾行。則至河干。謂女曰。
登舟。舟遽開。帆疾如駛。羣僕駭變。號呼來追。髯拳三
人仆地。不能出聲。徐去。則女舟已至陳門矣。學奇得
室。忻感。謂古押衙不是過也。髯謂學奇。宐宜鳴之。官
以得妻狀。官始不直顯者。至是稱快。詢知義由。於髯

賜酒帛花綵以榮之。顯者慙杜門。若不聞者自是義樵名益著。年五十餘矣。甲申闖賊破京城。崇禎帝凶問至。或傳於市中曰。李自成坐却龍廷矣。髯不信。歷問三四人。言如一口。髯大憤曰。吾生年七八歲時。卽知皇帝姓朱。今李賊何爲者耶。故君安往耶。何文武滿朝。無一人出力救耶。吾年老不能復爲賊。百姓也。乃大呼。天者三投具。區以死死之日。義聲振吳下云。顧子曰。義哉髯也。見義必爲。矢志不屈。求之士人中。亦幾幾難之。况樵子乎。髯無姓名。吾師吳頌筠曾爲虞初新志

卷之八

三

立傳。傳未悉。予又詢之朱子僧臣。所言如此。良不妄矣。彼附勢利。忘君親者。觀髯梗槩。亦可以知所做乎。張山來曰。觀劇忿怒殺人。所聞者非止一事。此樵奇處。在後數段。劫鄒女。尤見作用。至自投具區以死。真可謂得其所矣。

趙希乾傳

甘表 中素

趙希乾南豐東門人。幼喪父。以織布爲業。年十七。母抱病月餘。日夜祈禱。身代不少愈。往問吉凶于日者。日者推測素驗。言母命無生理。又往卜於市。占者復言不吉。希乾踟躕不去。曰。何以救母病。占者惡其煩數。曰。汝母病必不治。若欲求愈。無乃割心救之耶。希乾歸。侍母左右。見病益危篤。時日光斜射牀蓆。形影子立。寂寂。旁無一人。希乾忽起去。箚中得薙髮小刀。立於牕外。剖胸。濊寸許。以手入。取其心。不可得。忽風

虞初新志

卷之八

三

聲震。颯門戶。胥動。以爲有人。至。四顧。周章。急取得腸。抽出。割數寸。蓋人驚。則心上忡。腸盤旋滿胸。腹云。希乾置腸于釜上。僦仆就室而卧。頃刻。母姑來視病。見釜上物。以爲希乾股肉也。烹而進之。母再視希乾。則血淋漓心腹間。不能出聲。始知希乾爲割心矣。城邑喧然。傳其事。聞于令。令親往視之。命內外醫調治。母子病不數日。母病愈。旬日。希乾亦漸次進飲食。胸前腸出。不得納。每日子午間。糞滴瀝下。月餘後。希乾起。無恙。終身矢從胸上出。趙氏故宋裔。爲南豐巨族。宗

黨以爲奇孝。供贍其母子。而更教之讀書。學使者侯峒曾聞其事。取充博士弟子員。崇禎壬午。以恩詔天下學選一人。貢于成均。學使者吳石渠旣考試畢。進諸生而告之曰。百行以孝爲先。趙希乾割心救母。不死。不可以尋常論。建武多才。校士衡文。希乾不應入選。今欲諸生讓貢。希乾以示獎勵。諸生咸頓首悅服。于是以希乾選補壬午恩貢。又三四年而有甲申乙酉之變。希乾避亂山中。將母不遑。遂賣卜。奔走於四方。以養其母。又十餘年。母壽八十餘而卒。予自幼時。

虞初新志

卷之八

三

常見希乾過先君談。飲食起居如常人。面黎黝。高準方耳。睛光滿眸子。頎然而長。多渾樸之風。與之立久。胸間時聞穢氣。予年十歲。先君請希乾入書室。命表肅揖再拜。求解衣開胸視之。兩乳正中間。腸突出寸許。色鮮紅如血。以絲帶繫竹筒懸於頸。乘其腸糞出。洗換竹筒。日必再三換。常時滴黃水不絕。蓋已三十餘年。自是希乾少家居。母死未十年而希乾亦卒。年六十一。

甘表曰。朝廷不應毀傷愚孝尚矣。然希乾一念之誠。

若有以通天地格鬼神也豈不可嘉哉湯公惕菴最惡言希乾事予則以爲應出特典一加旌賞蓋事不可法而可傳使知孝行所感雖剖胸斷腸而不死豈非天之所以旌之耶天旌之誰能不旌之然旌而不傳不若不旌而傳也安得龍門之書以施於後世哉嗚呼古今忠孝之士非愚不能成而世之身沒而名不傳者又何多也悲夫

張山來曰予友王不菴曾爲予言孝子事惜屬口述不獲載之簡編今甘子中素以斯傳見示乃知事之度越尋常者終不能泯其姓字也

萬夫雄打虎傳

張 愬

南村

涇川有萬姓字夫雄者。少負膂力。以拳勇稱。初亦未嘗事田獵也。一日與夙所莫逆爾汝昆季范姓友。早行溪山中。忽林莽出巨虎搏范。以去。范號曰。萬夫雄救我。救我。萬亦茫然。不知所措。遂撼大樹拔之。怒持樹往追。經里許。震天一呼。虎爲逡巡退步者三。范得以脫。因挺擊虎。中其項。虎負猙獰欲迎鬪。然項痛竟不能舉。萬乘勢一再擊之。虎斃矣。母虎暨虎子相尋至。萬度不能中止。且却。且前。又奮鼓生平之勇。縱送

虞初新志

卷之八

二十四

格撲。而二虎復相繼而斃於其手。嗟乎。萬夫雄一鄉野鄙人耳。素不識詩書爲何物。亦不識交道爲何事。而倉卒間。不忍負異姓兄弟之意。卒斃三虎。以救其友。其義豈不甚偉。萬夫雄亦誠烈丈夫哉。余嘗見世之聚首而處者。交同手足之親。誼比金石之固。設有緩急。卽蜂蠆微毒。不致貽禍殺人。當其紛紛未定之時。雖夙昔周旋。密邇徒輩。靡不潛跡匿形。鳥飛雲散。悄然而不一顧焉。其視萬夫雄爲何如也。或云一人而斃三虎。頗似不經。殆屬烏有子虛之談。噫。誠有之。

矣。家九宣從涇川來。爲余述其事最奇。亦曾親見其人。短小精悍。與之語。意氣慨慷。鬚眉狀貌。殊磊砢不凡。飛揚跋扈。猶可想望。其打虎時英風。至今颯颯云。蓋義憤所激。至勇生焉。卽萬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此也。從古忠孝節義。蹈水赴火。爲人之所不能爲。並爲人之所不敢爲。往往以蚩愚誠朴而得之。萬夫雄有焉。南邨野史曰。余友蒼略氏。聞其事而異之。太息曰。士亦視所托身爲貴耳。得交萬夫雄。其人雖陷入虎口。猛虎不能害也。甚矣人固不可無義烈。男子以爲之友哉。

虞初新志

卷之八

山來曰。孔子論甯武子。謂其愚不可及。匪獨愚忠。愚孝。凡事之度。越尋常者。大抵多近於愚耳。一結最妙。○又曰。今之義氣。滿洲類能生搏虎豹。使萬夫雄而在。當必與干城之選矣。

